試以漢代音樂文獻及出土文物資料研究漢代音樂史

——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論叢(五)

／陳萬鼐

(四)鼓吹車

一、「戲車」（圖七二）：這個名辭見於《漢書》「西京賦」「平樂觀賦」，如果將兩賦與本圖版對讀，就會發現這兩者之間並不符合，這圖版是否眞是「戲車」？有待商榷。曾有人因它車身載有「建鼓」，所以稱它爲「鼓車」。

「戲車」這幅圖版，是全部圖版中最大的，通長三四·五公分，闊四三·五公分，上下完全嵌在畫像石欄中，並且車輪還稍微伸展到欄外。這車裝飾華麗無比，由三匹「龍馬」，與四個樂師（或五個），一個女童伎，一個駕駛者，四平八穩莊重和諧的構成。從全圖由左向右看，它似乎居有「壓軸」的意味。戲車最重要的表徵，是載著一面「大建鼓」，建鼓的「羽葆」、「華幢」、「流蘇」、「金支」等，都十分風發，氣質雄健。尤其是建鼓上，架著小小的平板，有一位女童伎在上面翩翻，她雙眼瞪著戲車作前驅的高標「棨戟」；這棨戟上也有一塊小小平板，童伎似乎等待時機飛躍到對面去，然後在二者之間飛來飛去，表演驚人的特技。戲車的車體內，有四個樂師或五個樂師，因爲第二排右邊樂師，是被左邊樂師遮擋著，僅露出一點面孔，這兩個人身體合在一起，比起其他僅有一人者，要寬出一些。這四、五位樂師，有三個吹排簫，一個持雙槌擊鼓，也一邊擊建鼓旁邊支架的「鼙鼓」，還有一個謳員在唱歌曲。車左一位馭者

，手執六轡，挽著經裝扮而成的三匹龍馬前進。這幅漢畫像令人感到它動感中，帶著一些寧靜，祥和中又顯得威嚴，堪稱全圖之精萃。但又感覺這圖幅與西京賦中描寫的「戲車」，卻有相當大的差別？

「鼙鼓」（亦作鞞鼓）是革製打擊樂器，圖中懸置在建鼓右下邊，這鼓輕便音高，也可用手執。漢劉熙〔釋名〕：「鼙，裨也，裨助鼓節也。聲在前曰朔，朔始也；在後曰應，應大鼓也。」其功能是輔助建鼓演奏作和聲，在軍樂鼓吹也使用鼙鼓。

首先，我們看看西京賦對於「戲車」是怎樣鋪敍的：「爾乃建戲車，樹修旃，侲重程材，上下翩翻，突倒投而跟絓，譬絕壁而復聯。百馬同轡，騁足並馳。橦末之伎，態不可彌。彎弓射乎西羌，又顧發乎鮮卑。」平樂觀賦也有一段對「戲車」記述，不及此賦詳盡。這段文字完全沒有提到「戲車」最耀眼的主體樂器「大建鼓」，及幾位擊鼓、吹排簫、唱歌的樂師的情節；雖然提到「樹修旃」—豎著長的木橦，及童伎在橦上翻筋斗的「侲童程材」，但不是突然掉下來，腳跟挂在木架的「突倒投而跟絓」，還有在橦木下面，也不見有藝人「橦末之伎」，千姿百態的表演拿手絕活而「態不可彌」，更不知道「西羌」「鮮卑」是說的甚麼？這西京賦中記

圖七二 「戲車」(圖版98)長34.5cm×濶43.5cm

載，有可能是另外一種東西（戲車？），應該探究一下，不要作「矮人看戲」—跟隨人家說短長（清趙翼語萃）。

一九七〇年河南省新野縣任營村，發現一塊高浮雕「戲車畫像磚」（圖七三）：殘存闊六二公分，高三二公分，約爲全磚二分之一。畫面自右向左，近處有一騎，由一肩上背著旗幟的騎士導行，遠處一騎，騎士飛馬回首，彎弓遙射。兩騎之後，看到「倒挂」「走繩」表演雜技的車子，這車子正是我們要探討的正牌「戲車」。「戲車」是分前後兩輛的，各一馬一橦（高大的木竿），車內皆二人，一是駕車者，一是表演的伎師。前面一輛戲車，馬匹仰天嘶鳴，飛馳前奔，車中橦木頂端植著一根橫木，橫木左邊有一伎師，這伎師叉腰半蹲在倒挂伎師的掌心，情態悠然；右手也托起一伎師，這伎師一腿抬起，兩臂向上微曲，輕鬆自如，頗似金雞獨立。後面一輛戲車，馬匹昂首疾走，車中橦木頂端蹲一伎師，兩手向兩側斜伸，右肩微聳，左手緊握繩頭，繩的另一頭握在前車一伎師手中，兩人遙相注目，協力一致，使兩車間軟質繩索，因兩馬的速度差，形成強大的張力，繩索兩端保持斜向直線狀態，與橦木夾角爲五十六度。最令人驚訝的，是斜繩中段，有一上身赤裸，下身穿寬腳褲的走繩伎，正向上一步一步前行，

圖七三　河南新野任營村出土漢戲車畫像磚(殘)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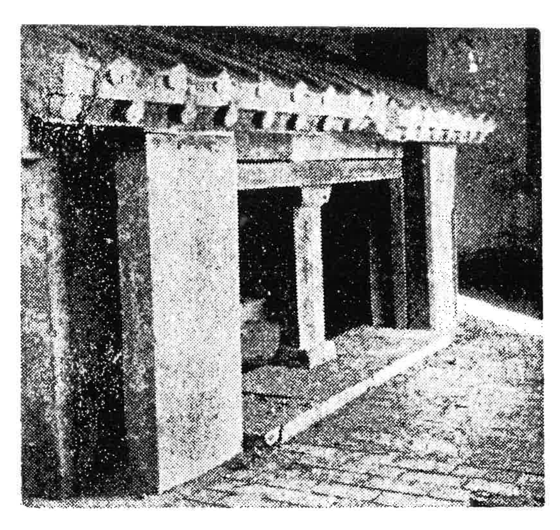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四　河南新野樊集村出土漢戲車畫像磚拓本

兩臂自然擺動，使得身體平衡。由於這繩子是兩車距離及上下拉力聯繫而成，斜向上下，且又擺動，如此繩技十倍於平地走索及爬竿，這雜技表演，在現代馬戲中從未見過（註十三）。請問這塊「戲車畫像磚」的戲車畫面？是不是比較接近於西京賦所描寫的呢！張衡是「南陽西鄂人」，就是今天河南南陽石橋鎮，新野現爲南陽鄰縣，這種「戲車」表現，也許就是他親眼得見的。

關於西京賦中所謂「彎弓射乎西羌，又顧發乎鮮卑」，我想是畫像開始時，有一個騎馬的射手，彎弓射擊，正是由東（鮮卑）向西（西羌）發射；我這解釋，亦極富於「時代」意義—前幾年我在美國華盛頓區小住，看到一家傢飾公司的報價單，後面有這樣一段廣告辭：我們的產品，是「布希」的式樣，「雷根」的價錢，表示東西是「新樣子，老値錢」，以吸引顧客。漢朝用地，美國用人，可能都是蠻「時髦」的比喩，殊有古今中外異曲同工之妙。

無獨有偶的事，在任營村這塊「戲車畫像磚」珍寶外，在新野樊集村二十八號漢墓，又發現一塊完整無缺的（同上註），如將這兩者悉心並觀，對「戲車」的內容，大致可以定位了（圖七四）。

沂南畫像石「戲車」究竟是何物？〔漢書〕卷七六〈韓延壽傳〉：「建幢棨，植羽葆，『鼓車』『歌車』，……載棨戟，……持幢旁轂。」又「使騎士戲車，弄馬盜驂。」韓延壽「鼓車」「歌車」的排場，似乎在沂南畫像戲車圖中隱約出現；延壽是昭帝時代的優秀公務員，遭蕭望之羅織其罪狀致死。「鼓車，歌車」孟康註：「如今郊駕時車上鼓吹也。」顏師古註：「郊駕、郊祀時備法駕也。」我覺得這註解並不清楚，參考王先謙（一八四二—一九一七年）〔漢書補註〕：「沈欽韓曰，隋禮儀志，鼓吹車上施層樓，四角金龍，銜流蘇羽葆，樓上有翔鷺棲鳥，或爲鵠形。歌車未詳，或樂人所載。」〔後漢書志〕二九「輿服志」上，有「黃門鼓車」。王先謙〔後漢書集解〕註：「黃山曰，此車載『黃門鼓吹』樂人也。漢樂人皆曰『鼓員』，見前書禮樂志，故車亦曰『鼓車』，實即『鼓吹車』。隋書『鼓吹車』上施層樓，四角金龍，流蘇羽葆。」沂南的「戲車」既不是新野畫像磚的「戲車」，可能就是〔漢書補註〕與〔後漢書集註〕的「鼓車」或「鼓吹車」—黃門鼓車，因爲車上的樂師，是以「鼓」二、「吹」三爲執事，也與本稿第五節（二）「黃門鼓吹」性質的樂隊相呼應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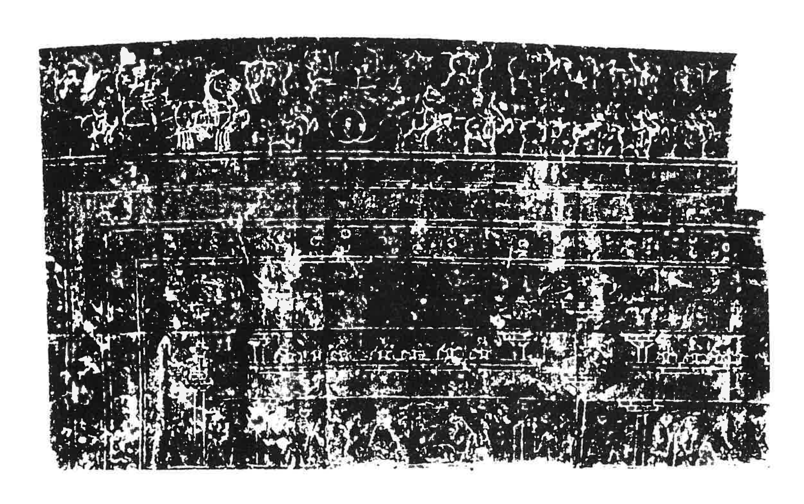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五　山東歷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南面全景

漢代「鼓吹車」的圖像，在山東省歷城縣孝堂山「郭氏墓石祠」的北壁西半部分處，有一件石刻便是。郭氏墓相傳爲孝子郭巨埋骨之所。該「石祠」即所謂「祠堂」，爲中國古代時間最久遠存在於地平面上，唯一的一棟完整建築物（圖七五、七六），其珍貴可想而知。這座「石祠」是東漢順帝永建四年（西元一二九年）以前構砌的，據說石材達四萬公斤，歷經一千八百餘年星霜，聳立人寰，供人憑弔。石祠的北壁「鼓吹車」畫像石，高一〇四公分，寬一八一公分，與東半壁合成全幅。描繪王者出巡隊伍，自西而東共有四輛車，三十騎；「鼓吹車」前面有馬十騎，十騎之後是巨大的「鼓吹車」，車分兩層，下層四人，兩相對坐，正在吹排簫等。上層正中置一建鼓，羽葆流蘇，兩人正揮舞鼓槌擊鼓。車後隔兩騎，即是出巡的王車，此車四馬拉引，車身與車蓋極爲華麗，車內端坐一人，車蓋後側有「大王車」三字，車後又有四騎隨侍，到此整個隊伍，即告結束（圖七七、七八）（註十四）。我想上述鼓吹車是「正統派」的；沂南畫像鼓吹車附帶戴竿之戲是「改良派」的，它介於「戲車」與「鼓吹車」兩者之間。

另外，還有「鼓車」一說：「『簫鼓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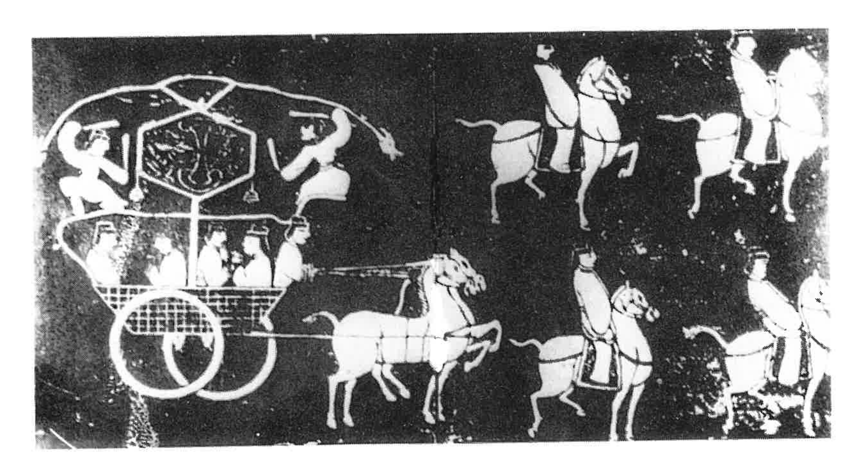
圖七六　山東歷城孝堂山郭氏墓石祠正立面、平面圖

』，因它用排簫與鼓合奏而得名，一般也用作儀仗音樂，有時樂工可以坐在鼓車中演奏。這種鼓車大都有樓，又叫樓車。樓上站立兩個樂工敲擊巨大的建鼓，樓下車廂裡可坐四個樂工吹奏排簫。這種器樂合奏可用作軍樂。魏晉間文學家陸機的『鼓吹賦』對它表演情形曾有生動的描述。……」（註十五）至於晉陸翽的「鄴中記」



圖七七　郭氏石祠北壁西半部鼓吹車畫像石拓片

記述的「馬車」，是植二丈木檣，上加橫木，使兩個童伎在檣木上表演鳥飛倒掛，那也是「戲車」性質，亦曾被人用作解釋沂南的「戲車」。



圖七八　郭氏石祠鼓吹車畫像石局部拓本

二、「**擊鼓的樂人**」（圖七九）：是「樂舞百戲圖」最後一幅圖版。三位樂師穿著已見如前圖，立姿；均右手握拳，左

手執棒（桴？），棒斜欹於左肩上，捧長短不一。三人腳前有三面鼓形樂器，是「鼓」是「摶拊」已討論如第五節（二）一，未能肯定，因爲此器置於地面上，用棒打擊，如稱爲「鼓」，亦甚合式。這三位樂師，是否與「鼓吹車」有主從關係？實不得而知，惟緊隨於車後，看來甚是「顧盼有情」。

漢代音樂中，鼓是一種重要樂器，這十九幅樂圖當中，鼓樂器就共有十五面之多。根據〔漢書〕「禮樂志」有「鼓員」這個名辭，它恐非是直覺的「擊鼓」樂人？如「凡鼓十二，員百二十八人」（實際

圖七九 「擊鼓的樂人」(圖版100)長19.5cm×濶17cm

核算應是一三〇人），「鼓」含義相當如「隊」，「鼓員」就是「樂隊」。鼓員各有專業，如「大樂鼓員六人」、「騎吹鼓員三人」；「巴俞鼓員三十六人」最大，「邯鄲鼓員二人」最小，一個「鼓（隊）」用幾面鼓？尚待探究，但可想像得到的，這「鼓」中必然還有其他樂器在內，否則，難以演奏成優美的曲調了（註十六）。

以上是沂南畫像石墓「樂舞百戲圖」四大類雜技、音樂、幻術、鼓吹車十九幅圖版，以新的觀點敍述完畢，是否還近乎人情，合乎道理，有待讀者先生指教。

六、餘論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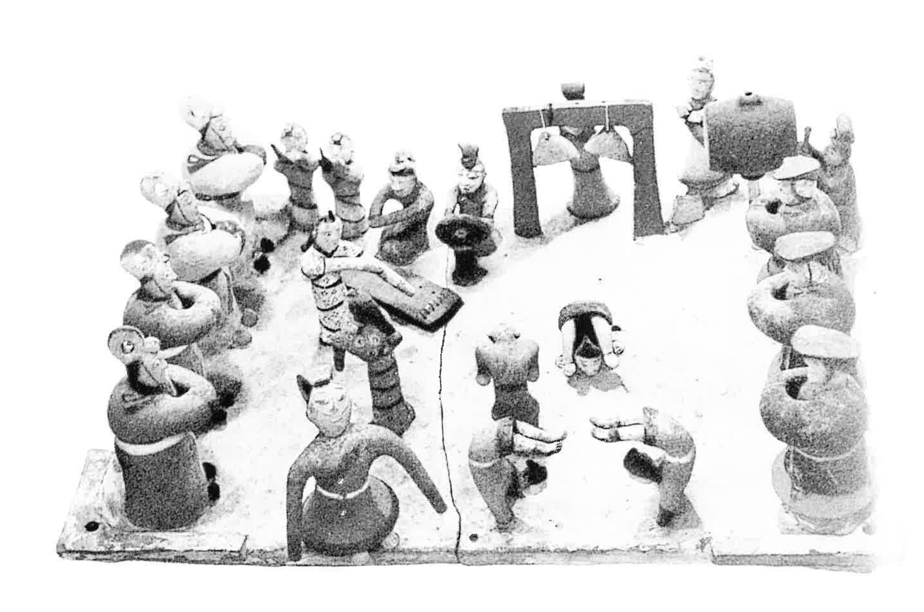
本稿擬於「餘論」中申述下列四個問題：㈠沂南漢墓樂舞百戲畫像石，應是「宴樂圖」的一部分；㈡它的音樂演奏是屬於「黃門鼓吹」性質的；㈢漢代畫像石墓是如何興起的；㈣一座畫像石墓當年要花多少錢？這幾個問題，多少有點創發性，特貢拙於高明的讀者先生。

㈠沂南漢墓樂舞百戲應是「宴樂圖」

我從許多漢代出土的畫像石、磚、壁畫、陶俑（圖八〇）等等，判斷沂南這幅「樂舞百戲圖」畫像石，祇是墓葬主夫婦

「宴樂圖」的一部分，爲甚麼主人與賓客未見呢？但因爲過份強調百戲的場面，形成「喧賓奪主」，將主人反而擠到畫面以外去了。

漢代「宴樂圖」男女主人的位置，即墓葬主夫婦的席次，視畫面情形，可以歸納爲六類：㈠方形畫面：男女主人席位設於堂上右上角，美食當前，儘情享用，樂伎人在堂下吹奏、表演助興，如四川大邑安仁鄉出土「宴飲畫像磚」（圖八一）是也。㈡矩形畫面：男女主人席位亦設於堂上右上角，賓客侍坐左右，飲食杯盤畢具，樂伎人獻藝於周圍，如內蒙古和林格爾縣出土漢持節使烏桓校尉墓壁畫（圖八二）是也。㈢巨型橫幅畫面：一九五九年河南密縣打虎亭出土漢墓「宴樂百戲壁畫」，長七四三公分，寬七〇公分。畫面的上邊繪彩色帳幔，左邊繪紅地黑色幄幕，幄幕爲方形廡殿式頂，後方植列旗幟四隻。其前爲大案，案上置各色杯盤，墓葬主夫婦著長袍服，端坐肅客，幄幕兩側繪四個服色不同的侍者；畫面上下兩邊各繪一排貴族階級的賓客，能看清楚的，至少四十五人，穿各種不同形色的袍服，跽座席上飲酒，並觀賞兩席中間百戲表演。其中有舞蹈、吹胡角、耍折棍、跳丸、舞盤，還有二人在角抵，……樂伎師不下於六十人。此畫面構圖樸實，線條健勁，運用平塗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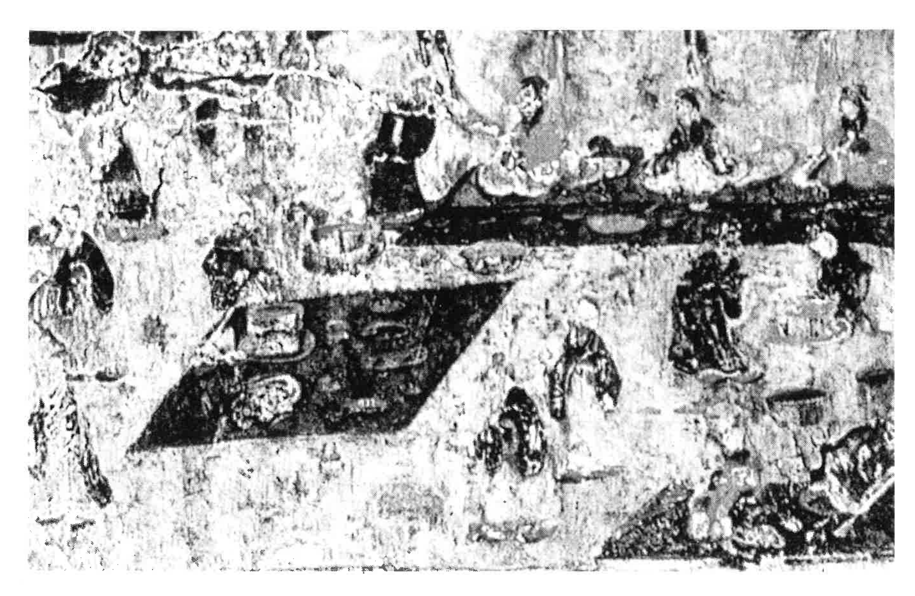


圖八〇　山東濟南無影山漢墓出土彩繪樂舞雜技陶俑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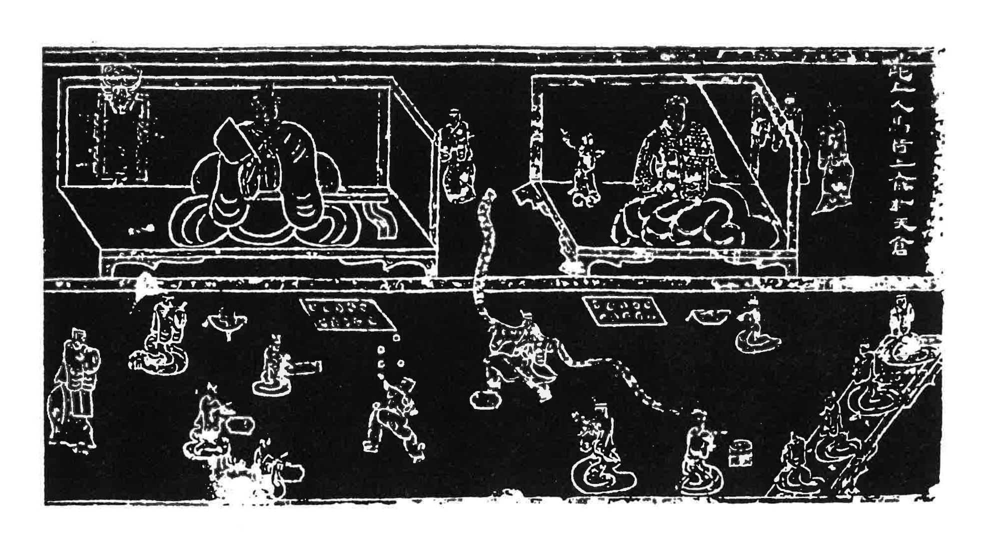

圖八一　四川大邑安仁出土宴樂百戲畫像磚拓本

着色手法，色澤豔麗，惜斑剝嚴重，難窺全貌。據北魏酈道元「水經注」「洧水注」記載，他當年曾履此地，親見弘農太守張伯雅墓，規模宏偉，堪稱地標，也許二千年後出土此墓即張墓之地宮也（圖八三）（註十七）。此墓壁畫宴樂排場偉大壯觀，爲目前出土文物所僅見；沂南畫像樂舞百戲可能與此壁畫，同一模式，而刪略了宴席間的主人與賓客的座位，將重點放在百戲主題上。㈣橫幅畫面：男女主人坐於廳堂之上，侍者服役於左右，樂伎人表演於堂下，如山東安丘韓家王封村漢墓出土「樂舞畫像石」（圖八四）是也。㈤樂伎人表演於室外空曠地上，主人及賓客則在室內觀賞，如江蘇銅山單集區洪樓村出土漢「紡織及雜技畫像石」，就是賓主在室內觀賞室外極熱鬧大場面的表演（圖八五）；㈥四川郫縣漢墓出土石棺側面刻


圖八二　內蒙古和林格爾東漢墓出土宴樂百戲壁畫



圖八三　河南密縣打虎亭漢墓出土宴樂百戲壁畫



圖八四　山東安丘韓家王封村漢墓出土宴樂百戲畫像石拓本
（跳丸師還有三劍齊飛，本圖因深暗掩沒）

的「宴客樂舞雜技畫像」，也是室外表演（圖八六），主人與賓客坐在室內飲酒欣賞。以上六種漢代音樂、舞蹈、雜技的陶俑、繪畫、雕刻，從畫面上看，均是百戲演出的性質，事實上是爲墓葬主人提供娛樂，賓客是接受款待者，如果沒主客體的存在，表演的藝術，就失去作用了。所以，沂南這幅大型樂舞畫像石，是類似密縣打虎亭百戲壁畫的「宴樂圖」，並不是單純的「樂舞百戲圖」或「角抵百戲」畫像而已。

現在，我們看到的沂南樂舞百戲畫像石，這幅畫像它的內容十分動感，節目的架勢極大，也還有動物參雜其中，使人懷疑它是否就是「西京賦」的「臨迴望之廣場，程角抵之妙戲」的空曠場地上作表演。我想不是的：首先不必預設立場；考量室內怎能容納得下去呢？因爲墓葬的紀念物，是含有一種思念的情懷，象徵性的意義，遠超過實用的價值。存著孝思的後輩，面對逝世的尊親，將他生前最喜愛、最美好的事物，儘量集在一起；除了陪葬物外，另一最簡易的方法，就是透過藝術家的敏銳的思想，及精湛的技法，表現在墓室裝飾的圖繪上，它既不因經濟負擔的困難，又不受空間、時間的限制，卻給了亡靈精神上最大慰藉，這可以說，是漢代畫像的文化精神價值。再者這幅畫像中，也

圖八五　江蘇銅山洪樓村出土漢紡織雜技畫像石拓本

有不支持在「廣場」演出的反詰問題：就是畫中夾繪著飲食器具等物，如「魚戲」與「雀戲」之間，有一個「提梁卣」（盛酒器）；「魚戲」與「龍戲」之間，有一床「黑罽」（地毯）；「擊磬」與「管弦樂」的迴旋間，有一僕役，頭戴幘，身著長襦、足登靴（周錫保《中國古代服飾史》特以此像爲東漢服侍人的典型），雙手捧著食案，案中有四個酒杯，司敬酒之役；「吹排簫的樂人」與「管弦樂」兩席間，置有四足「鏇」（溫酒器）一台，「鏇」上有「奩」，「奩」中有「勺」，正待嘉賓讌飲。這些器具，曾分別見於上列「樂舞百戲圖」中，足見沂南漢墓畫像石，是當時豪門富戶，在宅邸中宴集賓客的圖畫。《鹽鐵論》云：「今俗，因人之喪，以求酒肉，幸與小坐，而責辦歌舞、俳優、連笑、伎戲。（散不足篇）」及「夫家有客，尚有倡優奇變之樂，而況縣官乎。（崇禮篇）」喫喝、玩樂是孿生兄弟，「宴」「樂」圖就是要表達這主題。

註釋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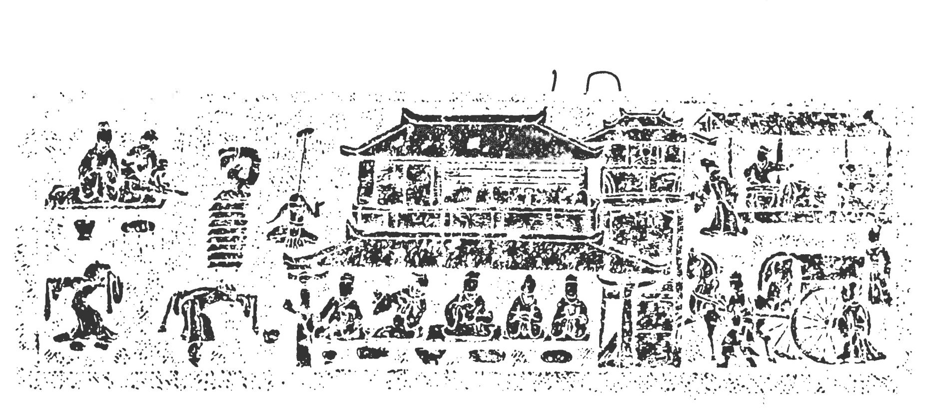
十三、「罕見的漢代戲車畫像磚」，魏忠策撰《中原文物》，三期，十二—十四頁，作者用「夾角五十六度」作名數，是非常正確令人感佩的。又一九八九年《中原文物》，一期，王如雷大作「戲車畫像磚」，是完整磚畫，同屬研究此藝術珍貴文物。

十四、「孝堂山郭氏石祠」，羅哲文撰，一九六一年，《文物》四期，五五頁。

十五、《中國音樂史略》，吳釗、劉東升編著，一九八三年，北京，人民音樂出版社本，「鼓吹」六三頁。

十六、「漢代樂府之研究」，陳萬鼐撰，八十年，國立藝術學院《藝術評論》，三期，一一七—一五八頁。

十七、「密縣打虎亭漢代畫像石和壁畫墓」，安金槐等撰，一九七二年，《文物》，十期，四九—五五頁。



圖八六　四川郫縣竹瓦舖漢墓石棺宴樂百戲畫像拓本